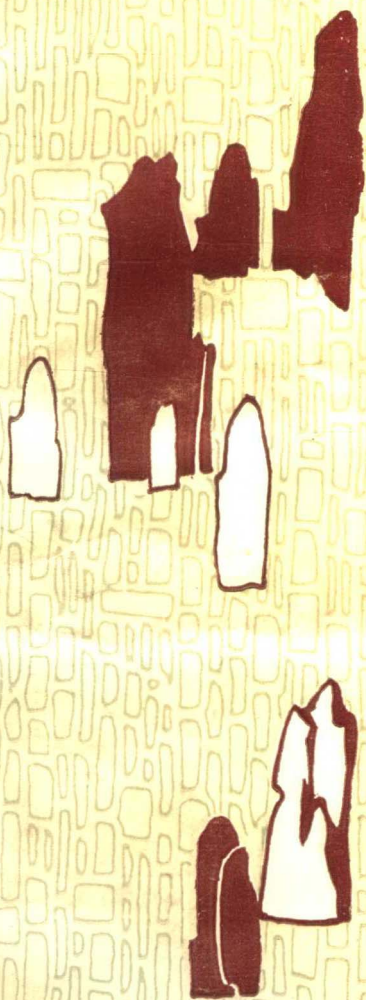


太行野情

● 中原农民出版社
王 一 甩



ZHONGYUAN NONG MINCHUBANSHE

太行野情

王一甩

责任编辑 李明性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新乡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6开本 4.75印张76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ISBN7—80538—330—8/1 • 136

定价： 2.4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青年作家王一甩的第一本散文集。他出生在太行山麓，对家乡的山川人物，草木虫鱼，无不充满深情厚意。在他的笔下，乡风扑面，乡情似酒。四十五篇短文，风姿各异，妙趣横生，赤子之情，跃然纸上。

为太行作序

——序王一甩散文集《太行野情》

• 王怀让 •

我搜集了好几个太阳和月亮的金色的和银色的碎片，我用这些时间的碎片读完了这本小书的校样。时间是零碎的，但我的印象却是完整的——

是一座完整的太行山向我走来。

向我的眼底走来，向我的心中走来，向我的血脉走来。

巍巍峨峨的太行山向我走来，秀秀明明的太行山向我走来，亲亲热热的太行山向我走来。

携着她的大爷大叔大婶大嫂以及那辫梢上别着野菊花的小山妮和那肚兜上绣着铁翅鸟的小山子向我走来，携着她的老柿树荆疙瘩黑母鸡石碓白以及那香喷喷的麦香茶和那甜丝丝的山葡萄向我走来。

是一本散文集子《太行野情》向我走来，是一位青年作家王一甩向我走来。

《太行野情》向我慢慢道来：那太行山上飘散着野炊激荡着野调弥漫着野味充满了野情……

王一甩则向我动情讲述：那童年的稚气一甩而去那青年的豪气一甩而来那文学的向往一甩而至那出书的憧憬一甩而成……

我被打动了我被感动了我被激动了。

我答应为他写序，但我感到力不从心，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在为一本书写序，而是在为太行山作序。

——太行山曾是悲凉的。“小时候，村南有一块荒坟，两亩来大，长满了柏树，都碗口粗细，郁郁葱葱的。每年寒食节一过，黄昏时，便有成群的寒鸦落宿其中，半夜里时而呱呱凄鸣……”

——太行山曾经是黑暗的。“那年月，故乡的夜晚，黑暗里，飘满了纺车的嗡嗡声。一灯如豆，在那昏黄的光晕中，我依偎在娘怀里，看她吱吱吱吱地拧纺车……”

——太行山曾经是沉重的。“每日里黄昏，娘便坐在门前舂米的石碓臼上劳作，一下一下、舂的却是腥苦的野菜糊糊，是酸涩的老榆树皮，是我倒胃口的童年，是老辈人不愿熬磨的人生……”

——然而：太行山却又是新生的。“小庙变成了琳琅满目的购销店。核桃、红枣、五味子……从山坡上、林丛中，源源不断地流进小庙；羽绒衣、

牛仔褲，录音机……自小店里走入千家万户。死色的峰峦有了生机，静谧的丛林染上了流行色。”

——然而，太行山却又是温馨的。“街坊邻居都想尝稀罕，把咱这石碓白又摆上了。人都说，尝尝鲜，活一千，今个黑儿，娘给你春枣泥烙甜饼吃，明儿，再给你春芝麻酱。”

——然而，太行山却又是热烈的。“你觉摸，我今夜的厂长竞选演说行不行？反正，我敢保证我经营了这厂子，明年让咱全村人均收入超过三千，超过小周庄，让咱庄过去落下的那颗星，升起来，飞上去，贼亮贼亮……”

当我并不觉得十分冗长地引用了王一甩散文集中的上述系列式的片断之后，脑海中竟忽发奇想，想到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故事。

南朝的大文艺批评家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有云：“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时隔半个多世纪，宋代诗人李觏以《逮兴》诗同他争鸣，曰：“屈平岂要江山助，却是江山遇屈平。”一个说屈原之所以不朽，是因为有伟大江山的帮助；一个说江山之所以伟大，是由于有不朽屈原的文章。究竟是文章得灵气于山水，抑或是山水仗文章而扬名，这个向为文艺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以为原本不值一争。文章与江山，人与物，从来就是相辅相成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所谓

地灵人杰讲的正是这种关系。

王一甩的故乡济源市，北依太行，南面黄河，正可谓一片伟大的江山。何以见得？白居易“济源山水好，老尹知之久”之名句和韩愈“太行之间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之名篇可以作证。正是这一片伟大江山的给予，济源的土地上历代产生过不胜枚举的名人名文。时光旋转到了今天，我不是说王一甩及其散文已经可以承先启后了，而是说王一甩得这片沃土之灵气，已经写出并将会继续写出许多无愧于这片伟大江山的美文佳作。

这便是我读了《太行野情》的感想和愿望。

太行山就立在我的面前，真正能为她作序的，应该是王一甩。他的作品引人入胜，会把读者引入太行山的深处……

1991年12月22日冬至之日，写于郑州。

目 录

土 味 篇

柿树.....	(1)
黑母鸡.....	(2)
撵鬼灯.....	(6)
鸟魂.....	(9)
大脑壳儿蚂蚁.....	(12)
路.....	(15)
还是这道沟.....	(17)
谁的孩子讨人喜欢.....	(19)
荆疙瘩.....	(21)
两口轧井.....	(24)
臭椿.....	(25)
钓“水鬼”.....	(27)
指路灯.....	(29)

乡 情 篇

沉甸甸的黎明.....	(33)
一尊小弥勒佛像.....	(35)
秤杆儿.....	(38)
甘霖河畔弯弯柳.....	(40)
麻脸老魁.....	(44)
瓜庵儿.....	(47)
猫耳洞中的梦.....	(49)
贼庄人.....	(52)
老杏树.....	(55)
鞋嗜.....	(57)
月季花.....	(60)
纺车情.....	(62)
丫字路口的小庙.....	(63)
石碓臼.....	(65)
红红的杏花.....	(67)
窗外的葡萄.....	(69)
悼花.....	(70)
香炉愿.....	(72)
酒叔.....	(74)
银狐.....	(78)
黑脊梁.....	(84)

窗户.....	(87)
麦香茶.....	(90)

野 趣 篇

太行野情.....	(93)
赶山.....	(98)
玉皇山巅玉皇花.....	(105)
王屋山魂.....	(108)
娃娃沟里娃娃鱼.....	(114)
省亲.....	(117)
踏春踩青访猕猴.....	(119)
葛针魂.....	(122)
车没出山.....	(128)
后记.....	(132)

柿 树

我家院内，有一棵柿树，土名“圆果红”，弄不清多大“岁数”了，却只有两柞多粗。

寒风凛冽的日子，朔风摇曳着似乎干枯了的枝干，那柿树，便颤微微地抖。我常担心，它会“咔嚓”一声倒了呢。我一个表叔，有一回，神秘地告诉我：“砍了这树吧，‘柿’就是‘事’，院中生柿（事），与咱家不好！……”

我为此惶惶然起来……

金秋时节，这柿树挂满了果子，象悬着一树灯笼。艳艳的红。熟透的，吃到嘴里，赛过蜜甜呢。表叔见了，想尝鲜，吃了，便又悄声道：“圆果红，圆果红，取头用尾。是院红。好！这树好！与咱家好！……”

我于是又惶惶然起来……

我一直在寻觅，想找个比表叔更高明的人，为这柿树，问个究竟……

黑母鸡

真怪！——垂垂暮年，满头银丝了，我竟还能记起小时候娘养的那只黑母鸡。

我是六岁上的学。邻居婶说我长得猛，象她十岁的虎娃。娘说，那是沾了黑母鸡的光，因为我一天要吃它一个蛋。

黑母鸡还不满一岁，就能下蛋了。我见过，它下蛋不霸窝儿，往往正吃着食，就跳进了下蛋的草篮子，紫色的小嘴儿叼了几下草，简作收拾，便半立半卧，用起了劲，脸儿顷刻变成绛色，黑亮亮的眼珠儿圆溜溜直朝外鼓，眼圈儿、鸡冠儿似乎当下就要滴出血来。我蹲在跟前，吓楞了，直觉得那气势，不亚于邻居婶的大黄牛下犊儿。待那白生生的蛋儿一落进草篮子，我便抢一般抓过来，放在眼上摩挲着。娘说过，热鸡蛋熨眼能防眼病。直到如今，我的两眼还都是一点五，或许还真是热鸡蛋熨的呢。

每天黑母鸡生只蛋，每天娘在勺子里炒了给我吃，一直吃到十二岁。时间久了，便不记得它有歌

窝的时刻。但黑母鸡终于下蛋少了。娘说它老了，要我立冬后杀了它，炖了吃。

杀它那天，我磨好刀，找它时，正在下蛋呢。眼看要下下来了，娘两手上去，一手按鸡，一手几乎是抠出了那颗蛋，鄙夷地道：“假献情！”兴许娘有气，或许是碰的，那蛋破在了娘手里。娘却突然惊喜地叫起来：“噫！双黄！”当下煎成荷包蛋，逼我吃了。后来听人说，双黄蛋预兆双胞胎，娘那时就想将来一下子抱俩孙孙呢。当时我只是莫名其妙。由此，黑母鸡又身价百倍，讨娘喜爱起来，尽管它下蛋仍少得可怜。

然而娘终于又起“杀机”了。那年，爹病卧在床，彻夜难眠，天昏昏明时，才入睡，公鸡们便来扰了，喔喔地啼，似乎就站在爹的床头。爹受不住，娘让我将那唯一的花公鸡杀了。谁料第二天，天不亮，就又听见鸡叫了，哑哑的，粗粗的，欲拖腔又不能，尾音“唧嘎”一响，煞是难听。我和娘都生奇，猛然想到，许是那七岁半的黑母鸡在“女”扮“男”腔？后来留心观察，果然是它。娘一下虎了脸，说父亲正有病，这是最大的不吉利，非宰它不可，并让我狠些，剁下它那头。为父亲，我也恨它，当下就逮，黑母鸡见势不妙，一下飞出老远，一头钻进柴禾垛子，终究没能捅出来。

我几乎忘了，天擦黑时分，鸡开始上架了，娘

又“杀机”泛起，催我提起了刀。刚出门，却见那黑母鸡从高高的后院墙上，扑楞楞飞下来，“咕咕”乱叫，两只爪子使劲刨着地，刨一下，看一下我。我提着刀走过去，它急叫一声，扑楞楞飞落在院墙上，仍叫着、刨着，刨得一块瓦片“啪嚓”一声摔了下来。我盯着它走近去，它却扑楞楞一响，又飞落墙外去了，正迟疑出不出去逮它，它又“咕咕咕”叫着飞上了墙顶。正诧异，我忽然隐约听见墙外似有孩子的哭声，急慌慌打开后门，黑母鸡先“呼”一下，擦我头顶飞向前去，落在我家后面的河岸边。我十分惊奇，飞似地跑到那儿，这才看见，邻居婶家虎娃的妹妹虎妞，不知怎么滑入河心，正一滚一翻，打着漂漂喝水呢！……

救起虎妞回来，换了衣服，我很容易就逮住了黑母鸡，它饿极了，还在鸡窝口觅食呢。我搂着它，去问娘杀不杀，并如实给娘说了虎妞的事。娘听了，却突然呆楞起来。她默默地打量着黑母鸡，半天，才颤动着双手，从我怀里接过去，抱到胸口，用她那苍老的面颊，轻轻地、轻轻地，依偎着它那头、它那漆黑的羽毛……

黑母鸡终于获准“特赦”。娘象抱着孩子一般，脚步沉沉地向鸡窝走去。

“小旺妈”！正这时，邻居婶踩着月花花来了。她提一只正下蛋的肥嘟嘟的大黄花母鸡，说要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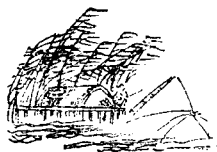
那只黑母鸡养。

“他婶”，娘声音有些异样，“俺养吧，它不下蛋俺也养，养它到老！……”（我后来才懂，这个“老”，是家乡称人亡故的尊讳之辞。）

月色下，我看得分明，娘说完这些，两眼里闪出莹莹的光。——娘哭了！我却笑了，我为黑母鸡打心底儿高兴呢。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不知怎的，竟渐渐失去了童年时为黑母鸡庆幸的心境，倒是常常有些事使我想起黑母鸡，然而一想起它来，我的心便沉沉的……

而今而后，我的儿孙们总不会再有这种复杂的心绪了吧！



撵鬼灯

小时候，村南有一块荒坟，两亩来大，长满了柏树，都碗口粗细，郁郁葱葱的。每年寒食节一过，黄昏时，便有成群的寒鸦落宿其中，半夜里时而呱呱凄鸣，叫人毛骨悚然。夜静以后，常见那柏树林中光点幽幽，忽明忽暗，忽走忽停，向南飘悠而去，飞向一里远的那座破败的神庙处，便忽地不见了。那时，我和小伙伴们深夜下自习，提个纸糊的小灯笼，半路里风吹灭了灯，是常常看见那东西的。

三大爷说：“那是鬼灯。阴间的小鬼们半夜出门，照明赶路的……”接着慢悠悠讲了一个令人心惊的鬼故事，我们便吓得要死。夜里下学又见那东西飞悠起来，便互相搂抱得铁紧，一步一步挪到一家门口，先喊这家大人出来，逐个护送，才敢回家，闹得一手心里净是汗。

后来，二钟叔听了这事，却道：“传说，咱这里有块金牛槽，王莽撵刘秀时，就扔在南坟到那破